

WT 13 ——中欧对话的挑战和最佳条件

寻求中欧关系的新范式

I —引言

第二届中欧论坛将于2007年10月6日到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对话的挑战和最佳条件’主题讨论将作为该论坛的一部分在10月的3日和4日在里斯本举行。该主题讨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要在现在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举行。

参加此次在里斯本举行的讨论的人员有来自如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专业学者，各商会和商人以及艺术家。他们来自中国的一些城市，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欧洲的一些城市，包括葡萄牙。

该主题讨论组本身是属于四十个类似讨论组的其中一个。这些讨论组讨论不同的主题，会在欧洲几个不同的城市几乎同时举行。这些讨论的结论会在上面提到的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论坛上进行展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是按照首次中欧论坛的传统进行的。中欧论坛是在2005年10月在中国的广东省南沙市成立的。

本次中欧论坛要尽可能的实现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全面的对话。作为该论坛的一部分，我们回顾了在南沙进行的成功讨论的成果，讨论的结论可以在下面网址上找到：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fileadmin/templates/www.china-europaforum.net/public/Docs_PDF/dernier_programme_fr_1002.pdf

关于中欧关系该议题的讨论大多都由政治家和学者们展开，并且仅限于讨论政治外交、历史和经济贸易等问题。这就是说，这些讨论只是涉及了双方范围极小的领域，并且参加的人员一成不变，不是该专业领域的学者，就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士，还有专家小组和政策制定者，公务员，一些媒体和经济/商业届的同行。在讨论欧盟成员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时这种人员组成也没什么变化。考虑到该议题的涉及范围、它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和欧亚双方数目巨大的人口，这种人员组成涉及面太窄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全貌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从机构层转为整个社会又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呢？中国公民社会和欧洲公民社会之间的对话有

什么重要地位？这些问题… 几乎都没有答案。另外，同美国现有的中国人的社区的数量相比，欧洲并不是中国移民的集中地。并且，近些年移民的问题受到关注也只是因为一些很不良的原因，如人口走私，劳工剥削和非法移民的死亡。中国学生到欧洲的大学求学也只是近几年的现象，并且大多集中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留学生的数量在 9.11 事件之后有所上升，也是因为美国对到美国的大学求学的限制。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显示在欧洲有 170,000 留学生。但是这个数字却面临质疑，因为高等教育届的整体印象是这些数据有夸大的嫌疑。因此，双方人民之间存在的交流和交流的程度都不足以对双方的相互了解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提到中欧对话时，我们所说的欧洲指哪里？是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所有范围吗？还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欧洲？那未来的欧盟成员国算不算呢？并且土耳其又怎么样？因此，欧洲指的是什么？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指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然而，这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了。

在中国（并且不仅是在中国）人们提到欧洲时更多的是指单个欧洲国家或者西欧，而并不仅仅指欧盟自身。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是那些总是和欧洲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当然并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对欧盟很浅薄的认知可能就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且这些认识主要是关于经济和贸易领域，对政治领域的认识还是相对很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的政治地位是个问题，并且欧盟被称为，举例来说，“一个不完整的战略家”（Chen Ziming, 2006）。

最近在 GARNET 卓越网的支持和资助下进行的一项调查 (Peruzzi, et al.: 2007) 证实了中国民众和媒体对欧盟非常浅显的认识。例如，他们并不认为欧洲到 2020 年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世界强国，相反，却认为英国会享有这样的地位。尽管如此，调查还显示“中国政治领导人对欧洲政治进程的不同方面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和一致的关联”。同时，在致力于研究欧洲事务的学术研究者和评论家的眼里，“对欧盟的看法主要还是正面的，只有在欧洲对中国政策的个别方面（如人权问题）有一点批评意见或者对欧洲在国际政治上起相对作用的能力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在中国对欧盟一体化这个课题的研究产生了有趣的结果，这些研究主要关于地区一体化、货币联盟、治理和合法化进程，还有欧盟范围以外的其他方面。欧

洲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今有超过 20 家这样的中心，并且欧盟还有一个专门的基金项目来支持他们的发展。不幸的是，该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很明显是因为欧洲管理队伍的官僚化管理方式。

很少有学术研究机构真正的研究欧洲现阶段的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现有的研究欧洲的项目都是关于语言和文化的。

围绕欧盟的另外一个复杂的方面是它文化的多样性。欧洲应该以这方面的富足感到骄傲。然而，要想向第三者展示这种多样性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了。而且该领域内不仅有国家还有来自地区和城市的参与者，他们的数量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如何对外推广一种政治上统一和文化上多样的印象是欧盟所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同时很值得一试。

II. 中国和欧共同体/欧盟关系的简要历史回顾

中国和欧盟于 1975 年建交。2005 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 30 周年。在中国和欧盟建交 30 周年之际，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了“不仅现在提升双方关系而且在长远来看会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多种网络和交流”的作用（参看 Marques, 2004）。双方的关系现在提升到了“越来越成熟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的地位。

实际上，如今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欧盟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会议。双方的合作已经延伸到了一些用安全的术语来说是“敏感的”领域，如：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自从 2004 年“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地位”（ADS）协议签署以后，在欧洲国家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发展的快，并且中国也越来越多的转向欧洲进行投资。关于地区安全和地区之间的对话有了一些合作平台，如：亚洲区域论坛和亚欧会议（ASEM）。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盟和中国还探讨他们各自在其他大陆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情况。以及涉及到联合国的改革。许多国际问题都需要协作和更深层的合作，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其它跨国犯罪、全球变暖、能源安全、还有象艾滋病、禽流感等问题。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然而，中欧关系的关键领域还是贸易、投资和经济上的合作。

当中国和欧洲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时，世界还处于两极对立的局面。欧共体当时不能为这种关系提供一个安全保障，这种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保护。尽管如此，当许多学者把这三方放在对抗前苏联的位置上时，他们认为这三方之间是一个三角的关系。但是，除开政治以外，中国一直在寻求欧洲的合作来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并为出口寻求新的市场以获得外汇。欧洲也急切的希望打入当时几乎完全被日本占据的中国市场。；1978年欧共体和中国签署了第一份贸易协议，该协议在1985年被一个新的贸易和经济协议取代，并实施至今。

多年来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要从经济机会获得最大利益。除了贸易，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转向中国。到80年代末欧洲在中国市场的各个方面地位都不断的下降，无法同日本和美国竞争。现在中国正面临着欧盟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2006年大约有1260亿欧元，这种情况从198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中欧关系被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突然打断了。在随后几周于6月27日发布的《马德里宣言》里，欧洲领导人要求对中国实行制裁，包括停止销售武器和武器禁运。在同年的9月，实施了一些初步的措施来使关系正常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除了武器禁运其他的所有制裁都消除了。到1992年9月，布鲁塞尔和北京的高层双边政治会晤完全恢复了。

世界政治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和急剧的变化，如：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等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弃权票，使“沙漠风暴”行动得以合法的，并在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下进行。这一点得到了西方强国的肯定，当然也包括欧洲的国家。另一方面，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这就奠定了经济改革的基础并继续开放市场。

随后欧洲要实施1993年1月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政治同盟，使三个支柱的体系制度化，确定货币联盟的条件和时机。欧洲共同体由此演化成为了现在的欧盟。作为上述改变的结果，致力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第二个支柱——一个纯粹的政府之间的领域——有了发展新动议的空间。欧洲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了一系列新的关于对外关系政策的文件。除了经济事务以外，这些文件讨论

了地区安全问题并呼吁进行政治对话。《走向新亚洲战略》文件为欧盟改善同亚洲的关系制定了指导思想并呼吁进行地区间的对话。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一次亚欧会议在部分意义上说就是该战略的结果，当然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也功不可没。

基于“建设性的**承诺**和合作”的原则，1995年发布的《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是欧洲委员会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这项新政策呼吁欧盟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鼓励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并承诺促进中国的改革。在合作项目的范围、规模内，提高每年举行的“中欧峰会”的政治对话的级别方面（第一次中欧峰会于1998年在伦敦举行）都有很大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新文件，如1998年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2003年的《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和2006年的《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以及详细阐述欧盟对华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姊妹文件”。

与此同时，中国于2003年10月13日发布了第一份针对欧盟的文件，也就是在欧洲理事会通过《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文件的同一天。这一举措强调了双方决心致力于推进多边主义、促进联合国改革和对更广泛的国际事务的共同关注，不管是打击恐怖主义还是解决全球变暖。中国所反对的伊拉克入侵还有美国的单边主义都要求中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当时的欧盟对外关系事务委员彭定康先生在他的《一般的外交家》一书中说道，“我很幸运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飞速发展的时期和中国打交道。这在部分上反映了不断推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用单一货币、扩展单一市场——符合中国的世界观。中国认为世界上应该有多极的影响不应该是单一霸权……”（彭定康，2006）。第一次欧盟和中国副外长级别战略对话于2005年11月在伦敦举行。该对话的重要意义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是这对未来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建立信任和为更深层的合作以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欧盟2006年的文件《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与增加的责任》跟以往的文件有明显的不同。因为以往的文件都是宣言性质的，而这次的文件却把重点放在了经济问题上，尤其是同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方面，希望中国能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因为，

“承诺的利益必须得到完全的实现”。中国和欧洲是地位平等的合作者，有着对称的责任。这种态度使对原有的只涉及贸易和投资的文件加上一个的‘附件’完全合理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在欧洲内部找到原因——至少是部分上的——欧洲无法应对全球化，一直坚持中国是导致他们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对上千万欧洲工人和雇主工作和福利的真正威胁。近来在贸易领域的发展，尤其是2005年所谓的“胸罩战”——中国衣服的大量流入欧洲销售者的订单引起的一场危机——就是欧洲问题的典型事件，同时也是因为保护主义的思想。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法国都要求实施一些保护性的措施，并对中国的进口货物实施反倾销策略。北部的国家，象荷兰、芬兰、德国、丹麦和瑞士等这些极具竞争力、并拥有欧洲大型生产商的国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支持自由贸易，因为这能更好的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虽然最终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却留下了不利的影晌，为一些政客落下了口实，他们不断声称中国的竞争不是基于经济学，而是因为侵犯人权和中国政府对他们出口企业的大力支持，主要是通过汇率体制。显然，这些批评者们没有一个询问欧洲零售商和在相应的在中国有生产的跨国公司的意见，问问他们是否遇到了这些做法。

这种气候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很不利。中国为此已努力多年，而且已经得到了五十多个国家的认可，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因此，欧盟国家仍然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中国是他们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但是他们却给了中国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忘记2003年由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承诺的，并于同年在罗马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通过的要撤消对华武器的禁运。为此举提供机会的政治窗口，即使有，也很快消失了。美国的反对和一些成员国的内部反应都使该问题难以处理。这对欧盟的对外形象也产生了很大的损害，因为欧盟前后缺乏一致性的做法使人们担忧欧盟是否能够独立地制定外交政策，还有它如何处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所面临的复杂情况。

中国在2003年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对欧洲评价到“中国和欧盟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冲突，双方都互不构成威胁”。在这一点上，应该问问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学者、媒体、商人等是否能做出同样的回复，这样做才公平。在收

集各方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只能总结出欧洲还没有肯定的答案。2006年欧盟安全研究学院的文件“发展全面对华的欧洲安全视角”（Zaborowski, 2006）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是欧盟安全的威胁吗？”该文件认为“各方都认为中国会对欧盟产生安全威胁的论点是不成立的。中国会在军事上威胁欧盟的观点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但是，对于中国是否会对欧盟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的利益产生威胁这一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III. 寻求一个新范式

从整体上说，欧洲现在对中国、对中国现在、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问题几乎无法回答，因为没有足够的研究来支持任何一个说法。但是对欧洲和中国来说更关键的是心理上的和文化上的距离，而不是地理上的距离。双方社会必须尽可能不受历史、误解和偏见影响的展开交流。虽然双方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肯定会有共同之处，会有共同的价值能把人民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这种共同之处，那么就得通过和平共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和强烈的愿望来实现。虽然要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会带来的种种困难，欧盟就是一个由有着共同意愿的人民建立起来的一个共同平台的例子。

对于双方公民社会最有吸引力的挑战就是成为建立连接欧洲和中国之间桥梁的主要推动者。

Dr. José Luís de Sales Marques,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Macau (IEEM), 20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